

契訶夫

葉爾米洛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契 訶 夫

季莫菲耶夫主編俄羅斯古典作家評傳之一

葉爾米洛夫著

陳 冰 夷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契訶夫

著者 葉爾米洛夫

譯者 陳冰夷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23) 本書字數48000 印刷00001—10000

31''×43'' 1/32 印張2 $\frac{3}{4}$ 定價2,800元

В. ЕРМИЛОВ
А. П. ЧЕХОВ

據“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 И. ТИМОФЕЕВА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1953) 譯出。

契訶夫

葉爾米洛夫著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是蘇聯人民和全世界先進人類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契訶夫於一八六〇年生在大岡羅格。父親是一家小雜貨舖的老闆，後來破產，主要是因為不善於經營。契訶夫家是一個大家庭，本來豐衣足食，父親破產後，窮得幾乎一個錢也沒有。十六歲的安多沙[⊖]不但要自食其力，自己繳付中學的學費，還要貼補家用。

後來契訶夫全家移居莫斯科，不久安多沙也跟着去，進莫斯科大學醫科唸書，家裏都由他照顧。他開始替一些幽默刊物寫稿，發表了一些短小的小說。

契訶夫成長和受教養的八十年代，在俄國歷史上是反動派粗暴惡劣地飛揚跋扈的『停滯』時代。那是一個過渡時代，民粹派已經完全失敗，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革命

⊖ 安多沙是安東的愛稱。

運動漸漸成熟，正準備進行偉大的歷史性的戰鬥。

民粹派作了一切嘗試，想引導農民跟着他們走，但是毫無結果，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知道和瞭解現實的生活和農民的要求。他們想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只憑自己的力量去進行反抗專制制度的鬥爭。民粹派的這種企圖早已註定要失敗。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秘密團體民意社的社員暗殺了亞歷山大二世。但這也就等於是革命的民粹主義運動宣告結束。從此以後，民粹派開始墮落成一個自由主義富農的黨派，他們鼓吹必須適應當時存在的萬惡的現實。反動派也利用沙皇遇刺事件的機會，在國內建立了恐怖的統治。

列寧描繪這個時代的景象時指出：「……革命家們被三月一日的事件弄得筋疲力盡，工人階級中既沒有廣大的運動，也沒有堅強的組織，這個自由主義的團體這次也顯得在政治上很不開展，以致於在亞歷山大二世被刺以後，它的活動只限於請願了。」^①

不過同時八十年代還有着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反動派壓迫之下，不管這種壓迫怎麼厲害，祖國真正的主人工人階級的新的強大的革命的創造力量還是漸漸成熟起來。形容八十年代的時候，只說那是停滯時代，是不對的。這些年代在我國歷史上也是新的唯一科學的和革命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形成、俄羅斯社會思想準備新的空前高潮的時期。

列寧把八十年代比喻為牢獄。但是列寧同時又指出：「……俄國沒有一個時代可以

說像亞歷山大三世時代那樣：「思想和理性的時代來到了！」……俄國的革命思想創造了社會民主主義世界觀的基礎，它活動得最緊張的就是在這個時代。是的，我們革命家決不想否認反動時代的革命作用。我們知道，社會運動的形式是變化的，人民羣衆直接從事政治創造的時期在歷史上常常被別的時期所代替；有的時期表面上很安定，有的時期被苦役似的勞動和貧困所壓制的羣衆保持着緘默或者在睡眠（看樣子像在睡眠），有的時期生產方式正在特別迅速地革命化，有的時期人類理性的先進代表正在總結過去，建立新的體系和新的研究方法。」^①

俄國先進的社會思想，俄國的科學和藝術，到八十年代豐富了許許多多。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於一八八三年成立，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偉大俄羅斯科學家孟德萊夫、季米略席夫的著作，俄羅斯繪畫的天才創造——蘇里科夫、列賓的畫，俄羅斯音樂的天才創造——柴科夫斯基、李姆斯基—柯爾薩科夫的不朽作品，——這一切就是那個時代真正的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基礎，這一切就是那個時代的空氣。

①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五卷，四〇頁。——原註。
②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卷，二三〇頁。——原註。

契訶夫和當時正在漸漸成熟的革命運動距離很遠。他是在不問政治的小資產階級的環境裏誕生和薰陶長大的，所以他身上背着小資產階級的不問政治的沉重包袱。由於他有遠見，對於俄國生活的認識愈來愈深刻，而且富有民主的精神，他敏銳地感覺到，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表面起着影響的一些政治流派——偽善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墮落的民粹派——都很軟弱、渺小、無用。因此他的不問政治的傾向到八十年代更爲加深。契訶夫瞭解，這些政治流派都沒有能力改變當時俄國的艱苦的現實。這樣就加深了他對當時表面上的政治生活的蔑視態度。這裏表現出了契訶夫強的一面和弱的一面。強的一面是他不以自由主義分子和民粹派分子的狹隘瑣屑的綱領來束縛自己和自己的創作。如果跟自由主義分子和民粹派分子相比，他對俄國現實的認識是更深刻和客觀得多，而且更能擺脫短視的目光和錯誤的、本質上反動的偏見和幻想。弱的一面是對當時政治生活的蔑視態度妨礙了契訶夫體會時代的革命的**本質**，妨礙了他瞭解當時先進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妨礙了他跟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契訶夫幻想着以自由的創造性的勞動爲基礎的美好合理的生活，但是不知道怎樣達到這個美好的前途，不知道爭取這個前途的方法。因此也就加強了他作品中憂愁、悲哀的調子。

但是，如果他**不努力擺脫掉思想上的局限性**，他就不會成爲偉大的作家。契訶夫的

精神成長的全部歷史也就是這樣的歷史；思想上不斷緊張地摸索，百折不迴地努力建立嚴整、諧和而有科學根據的世界觀，作爲爲祖國謀幸福的明確的行動綱領。契訶夫痛苦地認識到，他沒有這樣的世界觀。他批判他作品中的人物，當時的知識分子代表，他批判他們軟弱、萎靡、空想，不知道怎樣達到他們所幻想的祖國美好的前途，這樣他同時也是批判他自己，批判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缺點和弱點。

九十年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是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前夜社會高潮的時期。

契訶夫以他的靈敏的社會感捉摸到了剛剛開始的高潮的徵兆，所以在他的作品裏，尤其從九十年代下半年起，愈來愈強烈地發出預感到祖國全部生活將起決定性變化的調子。在這個時期，契訶夫漸漸克服他的不問政治的傾向，開始愈來愈積極地關心政治。不過契訶夫一生的不幸是他一輩子沒有在俄國現實中遇見新的英雄人物。這些新的英雄人物，是歷史預定要他們把資產階級地主的俄國變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強國，把自由和幸福帶給祖國的。

契訶夫的創作道路開始於出版條件空前艱難的時代。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在給友人的信裏怎樣訴說受到檢查的壓迫和

在『苦役般的條件』下寫作。

那時候剩下的只是一些小心翼翼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民粹派的出版物，還有就是新時代報和黑幫分子的反動傳單之類的搖尾乞憐的報刊。

成爲真正的時代旗幟的是風行一時的庸俗的幽默刊物。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這種刊物蕃殖得很快。它們有着各種各樣不同的名稱：蜻蜓、斷片、鬧鐘、娛樂、觀衆以及其
他許許多多名稱，不同的也不過是名稱而已。

契訶夫初次在刊物上發表作品是在一八八〇年。一開始，平民知識分子、小官吏、職員、小夥計——城市裏的『小人物』，就成爲他作品中的主角。

開始在幽默刊物上寫稿的時候，契訶夫起初不但完全沒有想到要進行什麼革新，而且根本也沒有想到他的文學作品有什麼嚴肅的意義。

那時候他準備作醫生，他把寫作看作是一種臨時性的『副業』。

但是契訶夫高度熱愛真理，富有民主精神，同情『小人物』——勞動者，蔑視那寄生的、庸俗的、惡劣的私有制度，蔑視那野蠻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切有力地引導着這位青年作家上進了！

安多沙·契洪特（青年時代契訶夫的筆名）的有趣的短篇小說愈來愈引起讀者意想

不到的深思。從這些作品裏看到的就是那些情節，就是那些人物，甚至彷彿就是那些幽默的風格，——總之一句話，彷彿就是讀者從鬧鐘和斷片上別的作者那裏看慣的一些。不過同時又覺得有些奇怪，好像就是那麼回事，又好像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安多沙·契洪特的一切都變得很有詩意。看起來，安多沙·契洪特好像也是用那種平常的幽默體裁寫作，但是他却創造了奇蹟，使這種體裁變了樣，他竟能在幽默的遊戲文字、小故事的范围裏表現深刻的藝術的概括，創造完整的形象。

契訶夫是一個善於提煉形象和生活狀況並且把它們突出地表現出來的大師。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創作的小說在形式的短小簡鍊方面，而且同時在思想藝術內容的深度、廣度和容量方面都是令人驚異的。契訶夫是世界文學中的短篇小說大師。他只要把細節、特徵和情節有力地略爲勾上幾筆，就能够創造出一些完整的藝術典型來。

像『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樣樸素的『生活場景』竟然成了里程碑性的諷刺形象。這個形象是足以和世界文學中最卓越的諷刺形象媲美的。普里希別葉夫，像乞乞科夫、梭巴開維支、羅士特來夫、赫列斯達可夫、謝德林的猶獨式加·戈羅維略夫、龐巴杜爾一樣，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可是普里希別葉夫並不是一部長篇小說或者中篇小說中的人物，他不過是作者謙虛地稱爲場景的一篇小故事中的人物。然而我們對於他的性格、

他的全部面貌、習氣都很熟悉。契訶夫人物的語言能把人物的性格十分確當地形容出來。普里希別葉夫性格成爲強橫愚蠢的驕傲自滿、自命不凡的愚昧無知、蠻不講理的自高自大、想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橫加壓制和扼殺的獸慾的象徵。在當時，普里希別葉夫中士的形象是那時代的一切反動勢力及其想窒息全國生命的獸慾的象徵。一個青年作家，爲了在一篇小故事裏建築這樣一座古典諷刺作品的里程碑，爲了創造這樣一個突出的意味深長的性格，需要多大的藝術力量啊！

契訶夫在高級的文學中採用『平賤的』、『俚俗的』小故事的體裁，他以他的民主精神替這種體裁肅清了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成分，他證明，小故事不但適於供花天酒地的商人一笑，而且在它那似乎很狹小的範圍裏也可以放進和中篇小說、甚至長篇小說同樣豐富和深刻的思想藝術內容。

所以遠在早期創作中契訶夫就已經成爲偉大的革新家了。

在小故事裏契訶夫學會了表達全部人生和社會生活。在契訶夫的書信、言論和筆記裏有一些簡潔有力的警句，風格的公式：『簡潔是才力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寫得有才力，也就是寫得短』，『我會把很長的事情說得很短』。最後一個公式十分正確扼要地說明了契訶夫所達到的非凡藝術的本質。

他把形式的容量空前地擴大了。

在簡短的風景和細節描寫、輕描淡寫的幾句對白的後面，讀者總是可以捉摸到生活的底奧。

契訶夫作品的藝術上的樸素、描寫的明朗，是令人驚異的，他的幽默也是令人驚異的。契訶夫的幽默是非常愉快的、鮮明的，彷彿它根本不想作什麼概括，它跟所描寫的可笑的情況和人物完全結合在一起，同時它並不針對偶然的次要的東西，而總是揭發社會關係中某一個重要的典型的方面。

研究安多沙·契洪特的短篇小說，你會驚奇這位藝術家的早熟。在三四年中間，契訶夫就變成一個成熟的、卓越的大師。只有成熟的、富有才智的藝術家，才創造得出徒或者阿爾比昂的女兒這樣的作品。從在藝術上早熟這點說來，契訶夫可以和普希金、萊蒙托夫媲美。契訶夫總是把驚人的鮮明的樂觀精神以及清新而明朗的非常健康的青年的才能跟他的早熟的才智結合起來。

這就是契訶夫的革新的勞動在短篇小說方面的藝術上的意義。這種勞動的社會思想意義也不下於此。

青年時代的契訶夫，雖然沒有直接關心政治，可是他富有民主精神，敬重俄羅斯古

典文學的傳統，熱愛謝德林、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由於這些原因，這位青年作家才能擺脫掉無聊的遊戲的危險，擺脫掉資產階級的庸俗趣味。在可怕的波別東諾斯采夫時代^①，契訶夫實際上復興了俄羅斯諷刺文學的光榮傳統。

難道短篇小說變色龍不配跟諷刺天才謝德林的優秀創造相提並論嗎？青年時代的契訶夫的社會感很靈敏，他能以他的諷刺的箭射中時代的要害。除了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個人物之外，『變色龍』這個人物也是背信棄義、隨風倒、向『世間的強者』獻媚等等作風猖獗不堪的反動時代的特徵。

契訶夫創作的民主性，我們在他早期的諷刺小說和幽默小說裏就已經充分感覺到。例如在無篷馬車裏這篇小作品，它就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愚昧無知的爺兒們充滿着憤怒無比的蔑視，同時對那因為爺兒們的庸俗而氣憤和羞慚得說不出話來的『小人物』懷着熱愛，——這是一篇輝煌的小小的政論，它謙虛地發表在斷片上，因而使這個刊物的篇幅大為增光。

遠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說裏，契訶夫就是『小人物』的朋友和保護者，是『小人物』的敵人的嚴峻的裁判者。

例如在老爺與小姐這個短篇小說裏，有一個穿得很寒儉的小姐去看一位『老爺』。

這位『老爺』容光煥發，吃得胖胖的，一面孔飯後百無聊賴的神氣。那位小姐戰戰兢兢地央求他給她一張回鄉的免費車票。她母親在故鄉病了，她聽說他會接濟她。

這位『老爺』性好尋歡作樂。他向她問長問短，問她在哪兒做事，薪水多少，未婚夫是誰。她信任地把自己的生平和盤托出。她拿出父母的信來唸給他聽。談話延續了好久。最後敲八點鐘了。這位『老爺』站起身來。

「戲院裏已經開場了……再見，瑪麗亞·葉菲莫芙娜！」

「那末我不能得到您的幫助呢？」那位小姐起身問道。

「幫助什麼？」

「請您給我一張免費車票……」

他笑了，他告訴那位小姐，她弄錯了地址：能幫助她的那位鐵路職員住在另一家。

「在另一家門口，她聽人說，他在七點半的時候上莫斯科去了。」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庸俗生活以及冷漠地蔑視『小人物』、『小動物』（早期契訶

◎ 波別東諾斯采夫（一八二七—一九〇七）是一八八〇—一九〇五年間沙皇政府的實際的領導者，反動的農奴制度的代表。他在執政期間對俄國的革命思想甚至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殘酷的迫害。

夫一個短篇小說的名稱)的態度，在作者身上遇到了一個不屈不撓的敵人。他出色地掌握着一種武器，就是沉着地、彷彿冷淡地蔑視。例如短篇小說有閒者描寫兩位老爺，一個地主和他的弟弟——一個到田莊裏來休息的學者。他們用斯拉夫派的精神談論『普通俄羅斯人民』的優異品質，看到俄羅斯農民在道德上的純樸而感動等等，——儘管如此，但是並不因此而妨礙他們把那些連飯也沒吃完的飢餓的『女孩子們』叫到他們面前來唱歌跳舞。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裏的幽默和諷刺，是跟戲劇性甚至悲劇性結合在一起的。

『敬愛的公衆讀着阿爾比昂的女兒的時候，』高爾基寫道，『禁不住要笑起來，但是他們很難在這篇小說裏看到一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老爺，惡劣不堪地戲弄一個對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很生疏的孤獨的人。在安東·巴甫洛維奇的每一篇幽默小說裏，我都聽到一顆純潔的、真正是人的心的輕微深沉的嘆息……』

『對於生活瑣事的悲劇性，誰也沒有安東·契訶夫理解得那麼清楚，那麼細緻，在他以前誰也沒有能够那樣無情而真實地把人們平庸、暗淡、雜亂的小市民生活的可恥又可悲的情景描繪給人們看。』

和契訶夫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的和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批評界也是屬於這一類不瞭解契

訶夫創作的特點和意義的『敬愛的公衆』，他們不善於估計這位新作家的才能。當時一些最有權威的批評家，其中有自由主義民粹派的領袖米海洛夫斯基①，他們只看到青年時代的契訶夫是一個有才能的『逗笑者』，和別的『逗笑者』所不同的就是他還正派。在變色龍、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阿爾比昂的女兒之後，契訶夫的創作還會受到這樣的評價，在我們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契訶夫在他的才能的發展上開始進入完成的時期。他使可笑的滑稽的成分的自發性服從於複雜多樣的生活描寫的藝術目的。從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起，他作品中的幽默開始起了新的作用；或者使悲劇性更爲加強和突出，或者相反，以智慧的明朗的微笑來減輕悲劇性和戲劇性。

當然，在初期的作品裏也是如此。不過那時候作者感覺到自己首先是幽默作家安多沙·契洪特。現在他已經十分自覺地給自己提出了以豐富的色彩和調子來描寫生活的任務。於是他從安多沙·契洪特變成契訶夫了。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是民粹派主要的理論家和政論家之一，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死敵。